

文学笔记

李庆西 著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入门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文学笔记

李庆西◎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笔记 / 李庆西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43-0543-2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8487号

文学笔记

作 者 李庆西

责任编辑 刘春荣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厂

开 本 645mm × 925mm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543-2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 001 “翻了个儿的世界”
巴别尔《红色骑兵军》
- 005 爱与污秽或是凄苦
塞林格《九故事》
- 008 后殖民时代的“无物之阵”
奈保尔《米格尔街》
- 013 牛津男孩
奈保尔家书
- 016 魔法与故事
纳博科夫《菲雅尔塔的春天》
- 019 忧伤的故事里没有愤怒
莫泊桑短篇小说
- 022 叙述在复制中展开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
- 025 “众声喧哗”的历史投影
皮利尼亚克《红木》

- 029 小说是一种印象
哈代短篇小说
- 032 从悲抑无奈到温情抚慰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和《Novelle》
- 035 一切聪明和愚蠢的念头尽在其中
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 038 对抗：人与自然是现代法理
杰克·伦敦的“北方小说”
- 042 “上帝把健忘作为看门人……”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人性的，太人性的》
- 046 男女私情背后的生活秩序
劳伦斯《你抚摸了我》和《狐》
- 050 寻找“新的光源”
劳伦斯散文
- 054 精神追寻中的自我审判
康拉德《黑暗的心》
- 058 孤独人生的梦幻之旅
茨威格短篇小说
- 062 理想·智慧·文化良知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 066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卡夫卡《城堡》

- 071 鬼影幢幢的江湖语境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 075 自我迷失的生命存在
安部公房《砂女》
- 079 简约与克制铸成的悲剧美感
施托姆《茵梦湖》
- 082 越情违俗的希腊化风格
梅里美《高龙巴》和《卡门》
- 086 用错位的感觉审视世间荒唐
马克·吐温小说
- 090 旧文本演绎今生今世
泰戈尔短篇小说
- 093 感觉·襟怀·终极思考
泰戈尔散文
- 097 小人物的泪与笑
欧·亨利短篇小说
- 101 错位的孤独
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
- 103 没有悬念而悬疑重重
马尔克斯短篇小说
- 107 扪心自问（一）
卡内蒂《迷惘》

- 110 扪心自问（二）
弗里茨《毕德曼与纵火犯》
- 113 早年的“愤青”
格雷厄姆·格林《布莱顿硬糖》
- 117 戏说“奴隶规则”
拉格维斯《侏儒》
- 120 自由就是孤独
索尔·贝娄《挂起来的人》和《赫索格》
- 124 走出荒谬之后
马尔罗《王家大道》
- 128 得到的还是失去的
沃依诺维奇《我要做个正直的人》
- 131 符号世界中的假面派对
阿巴纳勒《有本事来抓我》
- 134 乌苏里的“内部”文本
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138 爱伦堡的故事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 142 自我感觉良好的回忆录
海明威《流动的圣节》
- 148 青春生命力的表达
考利《流放者归来》
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 152 寻找手稿
亨利·詹姆斯《阿斯彭文稿》
索尔·贝娄《贡萨加诗稿》
莫洛亚《传记》
- 156 “英雄”的变迁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 160 给人以消遣和感动的故事
博尔赫斯小说
- 163 “现在”的意义
博尔赫斯《等待》与《阿韦利诺·阿雷东多》
- 165 有这样一种优雅
博尔赫斯散文
- 168 艺术如何成为一种奢侈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 172 推开恐怖之门
J.C. 库切《等待野蛮人》
- 176 一个小男孩的宏大叙事
J.C. 库切《男孩》
- 180 青年约翰的歧路彷徨
J.C. 库切《青春》
- 184 她和她的人
J.C. 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188 出走之后

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

190 犯傻·装傻·博傻

阿拉文德·阿迪加《白老虎》

193 回到原点

丹·布朗《达芬奇密码》和《失落的秘符》

195 莎兰德的无奈之局

斯蒂格·拉森《玩火的女孩》

204 后记

“翻了个儿的世界”

巴别尔《红色骑兵军》

读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让人惊讶的首先是那副简洁、洗练的笔墨。“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干净而从容的语句，把整个叙述夯得结结实实。不少评论者拿巴别尔跟海明威作比，满世界找过来，有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俩。说来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读过《红色骑兵军》的法文译本，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对巴别尔惺惺相惜的意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两位大师还都饶有兴趣地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尤其善于处理生死相遇的瞬间情境，出其不意地给人一记心理撞击。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地安人营地》跟巴别尔书中头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于彼此创作风格的趋同。其实他们的语言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海明威的简短是一种“电报式”文体，凝重之中透着几分干涩，那么巴别尔的字斟句酌则几乎带有诗的韵味。像《红色骑兵军》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象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

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堕入海明威那样的悲凉心境，有时他会用词采斑斓的描述展开一个悲剧的序幕：“……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排开，喧声鳞鳞地向前驶去。”这般亦谐亦庄的句子用来导述血迹斑斑的坎坷历程，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是这些战地实录式的故事绝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因为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更没有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激情与豪迈。苏俄内战期间相偕而来的俄波战争至今留有许多悬疑之处，历史卷宗记载着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却把种种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给了后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巴别尔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诉求，可是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恶制恶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和杀戮开启了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理想的凶衅。所以在这部由三十多则短篇组成的小说集里，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睥睨善恶颠倒的立场。巴别尔对他所描写的这场战争显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极度毁伤。《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个开杂货铺的犹太老者的诘问点到了思想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圣日，如同许多传统事物一样，这些与旧制度相缠绕

的东西并不能跟旧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把斗争变成了癫狂，同时把革命这事情也给戏剧化了。巴别尔在书里大量叙说战争的日常暴行，写了散兵游勇的个人复仇，也写了那些“思维健全的疯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现了对比性基调，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走江湖的圣像画师那种诙谐的民粹思想。他怀着希冀寻寻觅觅——“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现实混乱的冷静观照传递着俄国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巴别尔的叙述语体远比故事本身来得复杂。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有意使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了距离，这种策略显然包含着叙事内容以外的话语意图。《红色骑兵军》虽云短篇，巴别尔却力图在这里勾画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所以采用了被文学史家称之“狂欢化”的叙述体裁。比之任何传统的自然主义创作，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小说，不但有着更为贴近现实的仿真性，并且以讽刺性摹拟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概括力度。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在小说里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在互相追诘与驳难中凸展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从布琼尼骑兵到马赫诺匪帮，从私盐贩子到牧人出身的红军将领。在这个舞台上，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谎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所有对立的因素构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动

关系，而人生的错位往往就在风云翻覆的情境转换之际。当然，生活有自己的逻辑，每个人则有自己的行为理由。这里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个儿的世界”的说法来归纳狂欢体叙述的一个逻辑：帝王变成奴隶，奴隶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红色骑兵军》的话语结构中没有给任何史诗化的东西留下一点儿地盘，却给读者拓开了更多的思想空间，比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化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毫无疑问，“相对化”正是巴别尔孜孜追寻的哲理目标。

爱与污秽或是凄苦

塞林格《九故事》

跟许多大作家一样，塞林格也是靠长篇成名，拿短篇来成就自己的梦想。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艺术上真正玩到家的却是《九故事》——这本由九个不成系列的短篇小说组成的薄薄的集子，从哪方面来看都显出炉火纯青的成色，塞林格在这里所表现的艺术均衡感，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位短篇大师。当然，小说家讲究的均衡绝非各种技巧的平均使用，按雅正的标准是看能否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涵括丰富幽邃的话语含义，这需要把握某些对立性的叙述法则。通常，读来轻松的作品多半别无玄意，而深具意蕴的东西则难免行文艰涩，作品的“可读性”与“可解读性”很多时候是形影相随地绑在一处。《九故事》在这上头显然拧了个劲儿，那般极其顺溜也极具感染力的文字不会给人带来任何阅读障碍，可实际上却很难解读。塞林格能够把二者弄成有趣的对立关系，本事真是很大。

这薄薄的书中确有一大堆谜团。《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边的西摩为什么要自杀，这就是一个问题。《笑面人》中酋长与赫德森小

姐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那若有若无的爱情是否真是爱情也颇费猜解。还有《下到小船里》，一个才四岁大的孩子成天要往外边跑，莫非在躲避什么？至于《特迪》一篇扑朔迷离的事情就更多了，那个习惯沉思冥想的男孩本身就很奇怪，他不知怎么进入了根本不是孩童所拥有的精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塞林格这些作品写到的孩童几乎都有着某种异禀，像《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里边的拉蒙娜，像《为埃斯米而作》里边的查尔斯，也都给人怪怪的甚至是荒诞的感觉。小女孩拉蒙娜居然有一个自己虚构的小情人吉米，“生着一双绿眼睛，黑头发，没有雀斑，有一把剑……”她每天伴着这个吉米，一块儿吃东西，一块儿玩耍，睡觉时竟生怕翻身把吉米给压着。很难说这想象中包含着何种寓意或暗示，面对此中的层层迷雾，许多研究者只能隔靴搔痒地往远处扯去，未敢强作解人。不过，评论家布拉德伯利所著《美国现代小说论》一书对《九故事》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作者“把儿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正从内部毁坏的、把人类之爱永远牺牲于卑劣的肮脏处所”。这个解释其实就是那个名叫特迪的小男孩想要申述的意思。特迪跟人谈到情感与认识，谈到教育问题，认为他的父母“似乎无法按我们本来的面目来爱我们”……在他看来，自从亚当吃了那只苹果之后，人类就让逻辑那玩意儿给套牢了，所以他总要叫人“把苹果呕吐出来”。

借孩子的叛逆性来颠覆成人世界，可以说是塞林格那些故事的灵魂，为此他经常采用一种约略对称的叙述模式，在庸碌的凡俗生活中相映成趣地嵌入另一个世界。在《笑面人》中，一边是酋长、赫德森小姐和棒球队的孩子们，一边是关于“笑面人”的段子。在《威格利

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中，小女孩的幻想是一个充满童心的爱巢，而她母亲及其女友的人生则是混合着污秽和凄苦的记忆。在《为埃斯米而作》中，X 军士与少女埃斯米的短暂交往有着梦幻般的心醉神迷的感觉，反过来是另一对男女用感情夸张的书信往来构筑的虚假世界。Z 军士写给女友的所有信件皆由 X 军士捉刀或是润色，这本身隐含着一种颠覆性话语，而信中提到打死一只野猫的事情更惹出一番闹剧，他那位研读心理学的女友竟将之作为一个战地心理个案召来教授和全班学生进行讨论，这类小题大做的“狗屁”事情正是塞林格所要揭示的成人世界精神腐败的真实案例。《为埃斯米而作》可以说是《九故事》里写得最好的一篇，尤其是涉及 X 军士和埃斯米的情感关系的描述，每一句话都透着古典作品的沉郁风范，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小说结尾处，收到少女寄来那只硕大的军用手表，他看着邮途中震碎的表壳玻璃，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份爱与凄苦的含义了，因为有过太多的污秽。

后殖民时代的“无物之阵”

奈保尔《米格尔街》

大作家都有这等本事，就是从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上认识自己的时代，或者感受时代的困惑。读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对他的这份才情须特别关注，当然你不必怀疑他是否受诸某些经典作品的启示——在他之前没有人如此关注现代生活中可以称之失重的自由状态。评论者往往从所谓“边缘人”的特点上把奈保尔视为当今时代的康拉德，其实是一种很不恰当的联系。康拉德的作品中，充满着对殖民主义的残酷和虚伪的批判，正义和邪恶总是有着明显的对立关系。可是在奈保尔这里，看不到是谁在压迫那些小人物，特立尼达的原住民确实成了社会的局外人，你却很难从那种社会压抑中感受到压迫势力的存在。

不妨比较一下鲁迅作品对中国社会的解剖。鲁迅揭示的“吃人”的恶势力，首先是旧中国的封建礼教，其根子是封建地主垄断生产资料的土地所有制。鲁迅对中国的阿Q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看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责之“不争”，即谓当时中国农民自有其斗争目标，之所以“不争”则是深层次上的问题。而在奈保尔的米